

艺展艺事中的城市品格

◆ 徐明松



本周，在 ART021 和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开幕之际，第 12 届上海双年展也拉开帷幕，而分布在上海各区域的国有或民营美术馆、画廊都纷纷推出新展，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一月间就有 50 多场，煞是一道观展人潮的风景。改一句西谚，不在美术馆观展，就在去观展的路上。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留学欧美的画家最热衷的就是到各大博物馆美术馆观展，真切地感受那些曾在并不精美的印刷品上见过的大师的作品真迹，汲取真髓和营养。而后，在风起云涌的旅游潮里，卢浮宫、普拉多、乌菲兹、大都会乃至蓬皮杜、泰特这些闻名遐迩的美术馆门前排队的人流总有中国游客身影，为的是一睹传说中断臂的维纳斯、手执石块的大卫和永远微笑的蒙娜丽莎等等。多年前我也曾经在蓬皮杜中心为心仪已久的摄影大师布列松的作品展排上 2 个多小时的长队，辛苦劳顿，甘之如飴。

地球是圆的。斗转星移，时间走过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筚路蓝缕，天翻地覆，今日的荣景世界瞩目。上海襟江带海，领风气之先，有着“海纳百川、追求卓

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1996 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就是“开放的空间”，彰显出海派文化开放包容的意识。这些年来，世界各大艺术文化展事和各种国际性的电影节艺术节频仍，错彩镂金，让人目不暇接。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名家名团纷至沓来。在这样的氛围里，市民在家门口的观展观演体验已是一种生活日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艺术活动的丰富多彩是城市文明进步的一种折射；是公共文化繁荣和市民文化水准的指标之一，又是城市生活幸福指数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据悉，上博现在年参观人数达二百万，重要展项如山西壁画大展、泰特馆藏风景画展、俄罗斯巡回画派展等都是观者如云。可见，它亦是映现了城市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就是开放与包容。

以观展作为一个现象切入来观照，开放与包容乃坐实于林林总总的艺事项目。在今年最密集的展览季，无论上海双年展还是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艺博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当代艺术展，国际重要艺术家以及作品正汇聚于此，例如在当代艺术史上有其“辨识度”的辛迪·舍曼的影像展、草间弥生的个展、长谷川佑子策划的《消耗》展等，不一而足。在开放与包容的理念和语境下，上海正呈现中西文化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砥砺和融合的艺术现场。这反映了海派文化百年以来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又不拒绝外来影响的传统，又彰显了在新时代以中华文化为根性和支点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是一种既回溯传统又赋予中华文化新的内涵的面向未来的底气所在。开放与包容在当下呈现出一种百舸争流奋楫先的城市品格与人文情怀。

开放与包容会孕育创新的契机。上海正在追求和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愿景：商通四海、人聚万邦、文明交融、姿彩多样。由观展观演作为艺术传播现象延及开来而论，不啻是关于城市品格值得阐发和申论的文化思考。

用民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刘文国

2017 年，在第 18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上，我们创作演出了《海上生民乐》音乐现场，在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上作了探索和努力。

去年，我们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我们一直在思考和酝酿，怎么用民族音乐的演出来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我和上海民族乐团的罗小慈团长一起商量能否创作一台歌颂人类美好家园的民族音乐节目，题目就叫《共同家园》，并成了 2018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节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之亲在于心相通。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力图通过民族乐器演奏世界五大洲的经典音乐，来抒发“生命之爱、山河之爱、家园之爱”。用音乐来表现人民对世界和平、生活祥和的向往。体现“乐合天下”和“大美民乐”的意境，表现世界人民在同一片蓝天下，用音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音乐拥抱美好的世界。

这台《共同家园》音乐现场节目在策划时，我们想使它成为《海上生民乐》音乐现场的姐妹篇。《海上生民乐》主要用中国的民族乐器来演奏中国的经典民族乐曲，节目分四个篇章“风、雅、颂、和”，用民乐讲中国的故事。这次《共同家园》我们使用民族乐器演奏世界五大洲的经典乐曲，分为“天、地、人、和”四大篇章。“天”——万物之源；“地”——文明之光；“人”——合和相谐；“和”——共同家园。通过这四个篇章来反映人类历史代表性的时代和音乐，逻辑性和文学性都比较强，架构也比较清晰。

民族音乐承载着民族传统的智慧和文明，也承载着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时代在发展，观众的审美情趣也在不断地变化。在创作中，既要表现民乐的魅力，又要符合观众的新的审美要求。在叙事方式和表现形式上要有突破。要做到“好听、好看、有内涵”。在这次表演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原创作品，也有小部分根据世界经典作品重新编配创作的，具有传统的特色，又融合了时代的审美要求。作曲和编配的手法都比较新颖，风格力求多元。既有气势磅礴的作品，又有轻巧明快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民族乐器演奏的长处和特色，也凸显了中西合璧带来的民族音乐的崭新面貌。演奏的形式多样，有独奏、合奏，音乐、舞蹈与器乐组合，加强了中西乐器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我们邀请了俄罗斯最著名的民族乐团和西班牙的演奏家，一同参加演奏表演，共同歌颂我们美好的家园。在多媒体的制作上，我们独具匠心，不绚丽夺目，不喧宾夺主，使多媒体能够为音乐起到烘托的作用。这次演出的第二篇章用的低音提琴和贝斯，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专门为这次演出研制的，用中国自己制造的低音提琴和贝斯，这在上海民族乐团演出中是首次亮相。

在新时代探索民乐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始终坚持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民族音乐以面向国际、面向未来的姿态拥抱世界舞台。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一把解剖人性的手术刀

◆ 邵宁

镜框式舞台，一切都发生在“第四堵墙”内；没有眼花缭乱的电大屏幕，没有时光穿越，没有光影特效；一堂景贯穿全剧，时间在一天之内的，情节紧凑，严格遵守“三一律”……这样“老派”的戏在今天的话剧舞台上已经很少了。革委会主任、无产阶级司令部、路线斗争……剧中人口中的一些名词，今天的年轻人听来，恍若隔世。

但是，这并不妨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2018 版《于无声处》依然爆发出直指人心的力量，相反，朴素的形式使其内在神韵更为夺目。一剧终了，不少观众含着热泪，将经久不息的掌声送给剧作家宗福先、导演苏乐慈和台上的演员。两场演出，场场爆满，没看到的人们深感遗憾。一部反映 40 年前严酷现实的经典作品，为何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和震撼力？

我未能目睹 1978 年《于无声处》上演的盛况，但当时从父母、亲友口中以及广播中，“于无声处”这几个字在耳中已磨出了老茧。它的火爆似是偶然。当年，它并非由高大上的国家院团首演，编剧宗福先的身份是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演出团体则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学习班，只有导演苏乐慈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导演。文汇报记者周玉明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出好戏，率先予以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无声处》进京演出，之后闪电般地演遍了全国各地。剧作者宗福先当时的名气，超过今天任何一个网红作家。《于无声处》是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传奇，堪称一部真正的“现象级作品”。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戏剧生态早就百花齐放，令人目不暇接，见多识广的观众也有着更丰富的审美趣味。如何让当年的“现象级作品”再现光彩，引发今天观众的共鸣？

对照当年的剧本，除了个别细微的调整外，台词几乎没有改变，连主要音乐都是原剧本的《红梅赞》。2008 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复排了《于无声处》。而当时剧作家就曾考虑过修改剧本，但王安忆说：“这个剧本是历史，历史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于是作罢。

事实上，《于无声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也

是一部有着厚度和深度的优秀作品。它戏剧性强，矛盾集中，冲突激烈，剧情推进迅速，充满悬念。剧中人物不多，但每一个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呼之欲出。

导演的二度创作，使它成为一部全新的《于无声处》。最大的改变，就是变“向外呐喊”为“向内深挖”。戏剧的表层主题是激烈的斗争，但深层次表现的却是人性。导演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抽丝剥茧般展现在观众面前，挖掘出了其现实意义：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趋利、投机，甚至为了私利而不惜伤害他人的人，但也都存在正直善良、无私无畏的人。看看当今社会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狂风巨浪袭来，谁说不会变成舞台上的何是非呢？

剧本的经典语言也被赋予了力量，在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为什么社会上的许多沉渣，某些人心底的沉渣，今天全都堂而皇之地浮了上来……”“沉默，眼前这一片可怕的、反常的沉默，正预告着一场更可怕的风暴的来临！”

另一个浓墨重彩的处理则是感情戏。爱情是戏剧永恒的主题。何芸与欧阳平的爱情戏，被一段段细腻地铺排开来：从意外重逢的惊喜，到欲说还休的伤感，再到获知真相的痛苦撕裂，直至最后的心意相通……两位青年演员把上世纪 70 年代末年轻人的爱情表现得隽永、深沉、缠绵。

尽管是主题沉重，但人物的语言不乏幽默感。扮演何为的赵海涛表演自然松弛。“他是天底下头等大好人，浑身上下毫无缺点，连肚脐眼都没有。”这些台词从他口中说出，引发了强烈的剧场效果。

如果说，当年《于无声处》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它真实反映了十年浩劫带来的苦难，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并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指“四人帮”及其帮凶、爪牙，那么，四十年后再看这出戏，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变，人们思想也全然不同，但观众依然被深深吸引，这是因为，今天的《于无声处》已成为一把解剖人性的手术刀。

当年，中国戏剧泰斗曹禺看完《于无声处》如此评价：“话剧就是要替人民说话，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有生命力。”这，也是《于无声处》再度成功的奥秘。

“抽象”还是“然象”

◆ 景在平



三生三，三生万物”是我们民族最具原创性的具象分析理论的话，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全人类最高妙的抽象概括理论。“人”，代表了生命的最高形式。“然”，包涵了“小至无内，大至无外”的所有的“有”和所有的“无”。在“人”和“然”之间贯穿了“地”“天”“道”，要求我们静时“独立于天地之间”，动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正是“然象艺术”坚实的立意基础和崇高的精神指向。

“然象”的哲学立意开辟出感知世界的时空新维度。在“然象艺术”中，时间从原来单向度的线形流动转化成了立体的发散形延展。空间则从牛顿以前的长宽高三维，到爱因斯坦的时空四维，再到“然象艺术”的开放多维新天地，比如温度、色度、声度、味度、湿度、纯度、智度、情度和美度等。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如风云变幻中”。生命意韵的升华，使“然象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顺其自然地实现了既全部向内开放，也完全向外开放。“雕水镂影然象悬，叩流取势气酣然。界破有无生有，透脱物形任天然”。这正是“然象艺术”阔于“抽象艺术”的扩大生命内涵意韵和辽阔人生外延意境。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在原创新理念，时空新维度和生命新意韵的观照下，在天与地之间，在形与色之间，在有法无法之间，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在规矩和自由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然象艺术”也在创作上为我们自由地开辟出了近乎无穷多样同时又无限开放的新路径。

“抽象艺术”概念起源于西方，经过百年来，特别是 1949 年以来，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大地上，我们自己抽象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赞同王远教授对于《抽象艺术》(原刊于本刊)新的艺术实践需要新的艺术理念。一孔之见，或可将我们借来的“抽象艺术”，原创性地称之为“然象艺术”。

首先，“然象艺术”回应时代叩问，它源自我们民族的原创文化。如果说“道生一，一生二，二